宋元學案卅二

東萊 艮齋 止齋

2473
485
22

東京大學總圖書館
B
28
22

東萊學案表

呂祖謙
- 弟 祖儉
  - 子 喬年
    - 從子 康年
      - 從子 延年
        - 羊哲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 弟 祖泰
  - 大器子
  - 紫微從孫
  - 白水玉山三山芮氏門人
  -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橫浦再傳
  - 涑水二程滎陽子翁馬山從弟
  - 和靖三傳
  -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荊公橫渠百源洪敏四傳
  - 樓昉 高平廬陵鄢江西湖五傳
  - 葉邿
  - 葛洪
  - 喬行簡 並爲麗澤諸儒學案
  -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 張渭 別見慈湖學案

支那所有物錢

趙煜 別見玉山學案
輔廣 別爲潛庵學案
朱塾 別見晦翁學案
劉爚
劉炳
吳必大
王遇
陳孔碩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有開
潘友端
宋牲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用中
倪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石斗文
石宗昭
陳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又六十三人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私淑 李大有

宋濂 別見

劉蹟之
劉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邱崇 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郭叟臣——子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並東萊同調子江
從子溥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張栻 別爲南軒學案
潘畤 別見元城學案
並東萊講友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並東萊學侶
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禕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呂學續傳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東萊學案

祖望謹案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幷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修補詳盡其稿具存

林汪門人　劉胡再傳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曾祖東萊郡侯好問始居婺州先生少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長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遊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生友講索益精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先生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載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旋除

直閣主管武夷沖佑觀病閒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謚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達于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周益公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攷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東萊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

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

麗澤講義補

聖作物覩須詳體此意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克復歸仁是也

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鬬狠順而不止必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即順之謂懲忿窒欲不順之也

人惟中無所有則必夸人以爲有

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于有字只爲非在道以明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而又戒之曰利居貞蓋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便與諂小人無異九五孚于嘉吉則雖無諂心而慕用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一切隨之則亦非得中矣

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

天道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復便運行無間而人心多泯沒蓋以私意障蔽然雖有障蔽而秉彝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間之理

多識前言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後德可畜不善畜蓋有玩物喪志者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于太自任臣之患常在于不自任

君臣之間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咸其股執其隨

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所謂立不易方

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遜字是入道之門

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聚斂則攻聚斂在諂諛則攻諂諛在開邊則攻開邊則終不勝小人所以爲根本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攻之者但攻其門庭而不及其室所以不勝然則何以攻其根本在正君心也

此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但順而治之自然來復然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原未嘗頃刻停滯也

參用君子小人並非中道 以上易說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欲懲窒窒之弊只以平易觀之然有意要平易便非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漢廣之詩已知游女之不可求而猶思秣其馬秣其駒是不禁欲之起終之以不可泳不可方是速禮之復心一復則欲一衰至再至三則欲亡而純乎理矣

公孫碩膚可見周公氣象大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孟郊出門有礙只是胸中自窄狹耳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畢竟把來日做事底心被他動了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

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靈臺之詩俯仰萬物之動無不在太和之中樂之類是樂之

有聲者濯濯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
不能自已此詩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東坡謂武王殺父封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謂武庚當叛是以
世俗之心度古人豈知禹立于舜之朝不爲不孝知此則知振
鷺之詩以上詩說
伊川先生曰後世事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師氏以嬀詔王者
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蓋二
官朝夕與王處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德不使有一毫矯拂
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宥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
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一于從容則是有樂
而無禮一于矯拂則是有禮而無樂所以不可偏廢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
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爲異日之用
今日之子弟卽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爲法或
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
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
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
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
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
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豈可不知天地間事乎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
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

得之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惟待之甚重故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樂祖之祭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歸厚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人不能忘先王因人心祭之與身沒教盡者不同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以樂之理見于言語之間者便有感發人處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誦讀不過尋行數墨舉章句意思迫促都無生意所謂樂舞古人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綴兆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末技流于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以上

周禮說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有問固當對然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實了此心雖有法言精語亦不能受子路所以被哂也如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讓而對也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人所以陷于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實前言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

五帝憲老而不乞言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慤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伺閒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

孔門惟顏子少有憲而不乞之意子貢卽有不言何述之憂

祖望謹案鄉黨一篇則孔門所得亦不僅在乞言

五帝三王名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篤之風本于前言往行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不存則禮有時失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埽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宵雅舊說爲小雅大抵經書字不當改

古人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埽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

發育峻極而繼之以禮儀威儀聖人之道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以上禮記說

三年無改須知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下氣幾諫號泣隨之豈以存沒二其心是亦無改于父之道也

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見不賢內自省如舜之聖禹尙以丹朱戒之此最學者日用工夫然格其義是聖賢地位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前漢之政尙有三代之遺意光武所設施皆是事耳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人必曾從克己上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

而改過之爲難所以言欲寡過而未能此使者非獨知蘧伯玉
做工夫處其自已亦必曾去做工夫過有所體驗非徒善爲辭
命不自夸張也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
春秋之末先王之澤將盡高見遠識之士多是不事王侯高尙
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
蘊亦未易窺旣識聖人之心且天下事皆是經意會去體量知
其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口說者不同但心不
虛耳

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爲可喜涪厚篤實爲遲鈍
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處一切所見所爲涪厚者雖常居後輕
捷者雖常居先然一乃進而爲君子之路一乃小人之門而涪
厚之資或反自恨不如輕捷者而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秖
自害耳以上論語說

學者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爲學閒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
輿臺皂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豈不進

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孔門弟子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
孟氏弟子只去狹處求所以不得不嚴其教

屈原愛君之心固善然自憤怨激切中來離騷一篇始言神仙
中言富貴終言遊觀已是爲此三件動故託辭以自解而反歸
于愛君若孟子則始終和緩

祖望謹案屈原宗臣非孟子比東萊之言微有未審但屈
原上不及箕子下不逮劉向則有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在乎滋長涵養其良心
草芥寇讐之對似覺峻厲無溫厚氣蓋爲齊王待臣之薄其言
不得不然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動鋒芒自然啟發之理此
卻是聖人事
三王四事皆于平常處看惟孟子識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
言之揚子不識聖人乃曰聰明淵懿冠乎羣倫把大言語來包
羅

祖望謹案此乃水心譏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
所主非人終身陷于其黨谷永是也然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
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不至于亡瑩中亦嘗因
蔡卞所薦入朝卻深排之豈有終不可改者哉雖然有了翁之
志則可要之進身不可不謹
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
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雞鳴而
起孳孳爲善是甚事自朝至暮必有所用
小人中庸不必加反字小人自認無忌憚爲中庸
孟子不與申韓辯而與楊墨辯蓋深明乎疑似之際以上孟子
說
人不爲技能所使者難吳起以此殺妻
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
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
外則掌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劫舍孔子亦
自當夾谷之會西漢猶知此理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

漢流品始分劉巴輕張飛矣

柳仲塗記其皇考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生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諸婦莫不戰慄其意固是然孝友非男子獨有婦人獨無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爲轉移之理以上史說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是古聖相傳非一人之私言如孔子告顏淵仲弓亦非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下此氣脈不曾斷

王湛年三十宗族皆以爲癡王述年三十人或謂之癡蓋其質厚韜晦爲學須質厚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

殺數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于士大夫患失

楊炎併租庸調爲二稅此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係不得後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不可幷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口然而心不然念慮間有萌動皆是

辭受之際辭不必與人商量若受卻宜商量

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里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膺豈老成人之言過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爲學須是一鼓作氣間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

用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
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
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畧可應一語推說應之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一分以上雜說
東萊遺集補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于要的處或鹵莽領畧于
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由此大概以收斂操存公
平體察爲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接國朝
典故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于大畜之所謂畜德

明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
特自誤亦復誤人
我方閒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有所止易傳隨孚于嘉
義最宜潛玩蓋恐爲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耳又賓主資
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
卻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涌泳不足而談說
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致
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

著書與講說不同止當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引申太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若與學者講說詳爲指示可也以上與張荆州

所以喋喋煩瀆正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

大凡人之爲學最當于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强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橈轍囘禽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

近時論議非頹情卽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者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所深憂

供職已月餘風俗安常習故之久齟齬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于人

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于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工夫反少

向見論治道書其閒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所計然于本末先後之序爲有憾焉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論耳

從遊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言語聲欬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娼嫉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姍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須謹嚴也

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

前此雖名爲嗜學而工夫泛漫殊未精切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卽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原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

日用閒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于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于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良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窃謂學者正當操存戒懼實從事于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劘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

君子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大小爲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于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

講論形容之語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畧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

學者所以徇于偏見安于小成皆是用功有不實若實用功則
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正須
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
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啟之者
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
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絶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
拾得上

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不容有一毫回避屈撓至說自己及朋
友只當一味斂縮
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于不思或委曲求
濟而失于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脚亂出
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
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遽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
己得地否陰陽家說不足信但得深密處可矣
善類衰微元氣漓薄稍有萌動正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
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比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
悚然自失因思去年給札當時本意欲得數月閒得對展盡底
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回互卻多暗昧此正易傳所謂邪心
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

要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語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畧見髣髴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非謂但使之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者當有序夫子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係養奸囚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忿疾之意乃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霜雪勝雨露則不可也

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皇要須融化得盡乃可來諭所謂未得力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遊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

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功乃區區所望

論學之難高者其病墮于元虛平者其末流于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異端平者浸失其傳猶爲惇訓故勤行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偏以上與朱侍講

實有裨益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孚消長安危所繫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以上與周子充

吾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于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

行有不得者當返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不敢爲時異勢殊之說以自恕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以上與劉子澄

前日紛紛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媿怍隨時恬養足矣至于明辨曲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而已

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妥反不合經旨者勉之 以上與潘叔玠

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近思爲學必須于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不得力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于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正是意篤見明于本分條路畧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私意之根若尚有秒忽未去遇事接物助發滋長便張皇不可翦截其害非特一身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喜事則方寸不凝是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以上與陳君舉

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然特地拈出卻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

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

辭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聞矣願更留意于此

登高自下發足正在下學處往往磊落之士以爲鈍滯細碎而不精察

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

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更願益加培養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愛之

井渫心惻正指汲汲于濟世者所以未爲井之盛蓋汲汲欲施與知命者殊科孔子請討見卻但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爲不豫哉始可深玩也

祖望謹案此蓋識同甫之累上書

春初之舉習常守故者自應怪駭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爲盡無憾觀論語說知及之上更有所謂守所謂涖所謂動節次階級猶多此話甚長

比嘗患子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于忠厚者視世間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概以爲近厚語言也然于此蓋有則焉又須精察不可侵過也

天資之高得氣之清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莫非此理不知其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係論至于是則所謂克己者雖若陳言要是不可易耳

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將作大匠之責
耳如彼木者生意灌灌未嘗不自若也惟冀益加寬裕從容自
頤

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似
有味猷澮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唯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
伏槽循岸乃可貴耳

顏子犯而不校淮陰侯俛出跨下路徑雖不同都欠不得幸深
留意諺曰赤梢鯉魚就罾襄浸殺陳拾遺一代詞宗只被射
洪令斷送事變豈有定哉

著書大是難事雖高明之資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以
上與陳同甫

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
爲實地欠工夫與陳正己

靜多于動踐履多于發用涵養多于講說讀經多于讀史工夫
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與葉正則

門內若尚有可媿外雖奮振束勵終于無力

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
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消瓦解矣習俗中
易得汨沒須常以格語法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
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眞知所止乃有據依自進進不能
已也以上與郭養正

持之以厚守之以默與鞏仲至

散漫歇滅學者同病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曰念終始典于學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于此也 輿周允升

日用閒不須著意要坐卽坐要立卽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消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正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于研索自研索而入于執著或反爲累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

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芰之類皆以私事親非以天事親

喪禮廢弛已久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同堂共講滕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

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親如事天也

喪禮今人所謂觸凝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爲害事蓋遇事望風以此等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爲矣要當反已盡誠極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安有不動者彼之未動乃我誠未至之明證也

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

燒丹事適以問張守乃其內人虛怯附蘭溪醫者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見愛之意也

葬地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畧去拘忌乃易就

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始隨之亦必盡所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

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丕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違背

日來圭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媮惰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媮惰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

以上與潘叔度

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當思正道未明工夫到此必有應也

以上與潘叔昌

為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為有得天高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咈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惟其不然所以責于用心剛而進學勇

以上答潘叔昌

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難而有味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以上與喬德瞻

前書所論甚當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已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誠深思之

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以上與邢邦用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所當信恥所當恥持身謙遜遇事審細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與內弟曾德寬

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無窮當益思所未至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二字更無別法以上與戴在伯

欲求繁冗中不廢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微言淵奧世故崢嶸愈覺工夫無盡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熏蒸上騰亦有轉移之理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此又當深致思也

思索不可至于苦玩養不可至于慢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殊

有味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誘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以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

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爲之而未嘗爲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

房族閒事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咈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爲當體不可貞之義此必誠意已盡自反已至方可

敬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兩語當深體

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于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以上與學者及諸弟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東萊遺集一百二十八條今移爲附錄三條移入景迂學案二條周許諸儒一條武夷學案一條五峯學案一條玉山學案二條晦翁學案四條南軒學案三條艮齋學案五條止齋學案二條龍川學案一條又二條與復齋學案復出刪之又移入象山學案二條清江學案一條

附錄

壽皇喜看莊老蓋德壽之餘風儒臣多以此箴規而東萊言之

九切以爲當讀中庸大學之書不當流于異端補

嘗與汪端明書曰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于遽已今歲悉謝遣歸

祖望謹案此卽象山謂伯恭在袁絰中而戶外之屨恆滿者也南軒亦嘗問朱子曰伯恭聚徒世多議其非者觀此條則先生因玉山之言而止亦善改過者

又與朱侍講書曰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

又曰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唯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尊兄于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資質固美然若只坐在此上卻恐頹墮少精神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于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九防已意之偏擴而充之則幸甚

又曰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爲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爲復集今次須是執得定亦非特此事大抵老兄平日似于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于姑息雖是過于厚傷于慈爲君子之過然

在他人視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則終是偏處仁義常相須
義不足則仁亦失其正矣
又與朱元晦書曰伯恭眞不易得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謝遣
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既爲舉業之故
先懷利心恐難納之于義大抵渠凡事似于果斷有所未足
又曰伯恭近來于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渠亦非助蘇氏
但習熟元祐閒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今頗知此爲病
痛矣
又曰伯恭愛弊精神于閒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
于治道于後學
又答陸子壽書曰伯恭亦坐枉費心思處多以上補

朱子曰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篇
說渾天亦好
又曰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
上起經綸底詩卻不編入
又曰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辭命意亦頗傷巧矣
又曰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卻于要約處不
曾子細研究如闔範之作旨意極佳
又曰伯恭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說不合同甫之
學正是如此
又曰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元嘉之學理
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

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又曰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
端俗學之非護蘇氏九力以爲爭較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又曰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
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又哭之曰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
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有黼黻之華而不易
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
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稍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
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
猶欿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
川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于先訓紹文獻于故家又隆師而
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
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于家則時雨之
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
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
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閒逍
遥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百則
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
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
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粤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
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

謂昔騰戞而有約盡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悼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邪

問東萊之學朱子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細于經卻不甚理會常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卻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漸開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只是見得淺

李微之曰伯恭以進文鑑爲陳騤所詆其後侂胄方以道學爲禁史臣亦據騤言詆之然伯恭既爲辭臣醜詆自當力遜職名今受之非矣直卿亦以予言爲然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東萊呂氏歿陳亮祭之曰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麤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復見三代之英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夫孔氏亦豈于家法之外別有妙用使英豪竊聞哉亮嘗言程氏易傳似桓玄起居注呂氏黽勉答之所謂夜半劇論者呂氏嘗笑以爲自知非豪傑被同甫差排做蓋難之也補

陳北溪張呂合五賢祠說曰南軒守嚴東萊爲郡文學是時南軒學已遠造猶專門固滯謂湖湘性無善惡之說及晦翁痛與反覆辯論始翻然爲之一變無復異趣東萊少年豪才藐視斯世何暇窺聖賢門戶謂東萊留心文辭及聞南軒一語之折惘然屏去故習道紫

陽沿濂洛以達鄒魯雖于南軒所造有不齊要不失爲吾名教中人視世之竊佛學以自高屹立一家門戶且文聖賢之言以蓋之以爲眞有得乎千古心傳之妙誤學者于詖淫邪遁之域爲吾道之賊者豈不相萬邪補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賢同德同業未易軒輊張呂早卒未見其止故集大成者歸朱耳而北溪輩必欲謂張由朱而一變呂則更由張以達朱而尙不逮張何尊其師之過邪呂與叔謂橫渠棄所學以從程子程子以爲幾于無忌憚矣而楊龜山必欲謂橫渠無一事不求教于程子至田誠伯則又曰橫渠先生其最也正叔其次也弟子各尊其師皆非善尊其師者也詆陸氏亦太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曾有此等語東萊于皐陶朕言惠下說孟子既云三自反乃有禽獸之語孟子有鋒稜孔子口中無之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收養又曰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並補

黃東發曰鈔曰東萊先生以理學朱張最立爲世師其精辭奧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之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生同心者先生辯詰之不少恕象山與晦翁異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鵝湖之會先生謂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

謂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槩先生文亦自悔鶩湖之會集粗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之至一時謌娛其閒有功于斯道何如邪若其講學之要尤有切于今日者學者不可不亟自思也蓋理雖歷萬世而無變講之者每隨世變而輒易要當常以孔子爲準的耳孔子教人以孝弟忠信躬行爲本至子思則言誠至孟子則言性已漸發其祕視孔子之說爲已深至濂溪則言太極至橫渠則言太虛又盡發其祕視子思孟子之說爲益深一議論出一士習變至晦庵先生出始會萃濂洛之說以上達洙泗之傳取本朝諸儒議論之切于後學者爲近思錄然猶以無極太極陰陽造化冠之篇首則亦以本朝之議論爲本也東萊先生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爲本明年規約以明理躬行爲本至其題近思錄卷首則謂陰陽性命特使之知所嚮講學具有科級若躐等陵節流于空虛豈所謂近思鳴呼學者可以觀矣補

東萊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顯謨潘先生畤別見元城學案

東萊學侶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東萊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忠定邱宗卿先生宏 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將仕郎先生貢臣

郭貢臣字德鄰東陽人官將仕郎橫浦弟子欽止從兄也創西園書院延師教授一如欽止石洞之規子澄江皆好學 參隆慶東陽志

東萊家學 劉朝三傳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成公之弟也受業于成公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成公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先生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先生始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于碧沚沈端憲講于竹洲絜齋則講于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先生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其于諸講院無日不會也甬上學者遂以先生代文靖亦稱爲四先生而滕德粹爲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寧宗卽位歷大府丞時韓侂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忠定罷之先生上疏論救貶韶州安置後移筠州卒朱子與書曰熹以官則高于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于子約乃今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先生報書曰在朝行閒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著

有大愚集謚忠修

謝山呂忠公祠堂碑文曰忠公之官吾鄉爲司庾故不得有所設施但傳其屏去倉中淫祠一事深寧志之四明七觀而是時正甬上奎婁光聚正學大昌忠公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左右其閒其功無所見于官守而見之講學忠公之集雖不傳然猶散見于永樂大典中予欲鈔其與諸先生論學之文而未得顧讀忠公吾鄉之詩弔景迂之祠式清敏之里求了翁寓齋之遺想見其一往情深乃自元訖明以至于今竟無有以溪苇鷰及忠公者是則甬上文獻之衰可爲長太息者矣禮于釋奠之制必求之其鄉之先師不然者則有合也有合者謂其鄉無足以當先師之享則合之他鄉之近而可溯者今甬上之先師楊袁舒沈其人可謂盛矣而愚謂當以忠公合之以其同講學于鄞久並列于先師之座無歉也

又奉臨川帖子五曰攷大愚柬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閒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尚有可攷偶成數語柬季和幷呈叔晦其詩有曰鄞江舊有船司空小江晚望江之東揭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鬖鬌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敎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山記曰壬寅之冬逐祿海東距海

六十里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謝子暢自臨安至會于永白鄭山之閒刻日康炳道兄弟會于王季和家李叔潤方居敬史丞相之幼子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于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溪龍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大愚之赴銓也本傳言平園方爲丞相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在淳熙丁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曰對班在何時今日既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只收斂人主心念是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

附錄

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于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朱子答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是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持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卻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監嶽呂先生祖泰

呂祖泰字泰然文靖公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編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論世事無所忌諱慶元初忠公以言事移置瑞州先生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梓材案厚當作原說見麗澤諸儒學案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

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忠公歿貶所
嘉泰初周益公降少保致仕先生乃詣登聞鼓院上書曰道學
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
禁逐汝愚之黨韓侂胄自尊而卑朝廷一至于此願亟誅侂胄
以周必大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拘管連州右諫議程松與
先生友懼爲所連奏請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
管先生知必死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
爲章先生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于人且
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先生曰今之附韓氏得美官
者乃病風喪心耳先生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贐
其行侂胄誅朝廷詔雪其冤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
葬至都謀于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
臣誅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
卒尹王合齋柟爲具斂歸葬焉參史傳

東萊門人

主簿葉先生邦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端獻葛先生洪

文惠喬先生行簡並爲麗澤諸儒學案

司直趙先生煜別見玉山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別爲潛庵學案

中散朱先生塾別見晦翁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侍郎劉先生炳
縣丞吳先生必大
右司王東湖先生遇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直閣沈先生有開
潘先生友端
鹽事宋西園先生牲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先生用中
侍講倪先生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別爲絜齋學案
知軍后先生斗文
侍從后先生宗昭
教授陳先生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少詹丁先生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梓材謹案東萊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入麗澤諸儒學案
東萊私淑
常博李先生大有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也大同之兄私淑三先生之學嘗以輪對上疏畧曰國朝自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本于正心修身至于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謙闡而大之而義理益明自

慶元權臣創道學名以排之而士始有以其說爲不足學者其能者又求之于科舉而幸中于剽竊願召宿儒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而師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徒爲襲取利祿計聞者是之

雲濠謹案先生慶元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卒魏鶴山誌其墓

郭氏家學

主簿郭先生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參軍郭先生江

郭江字伯山東陽人良臣子葉水心謂其本有佐世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旨芒銳銷盡不復伸吐云後官管押三江袋鹽監守山破鹽場盱眙軍錄事參軍以卒

參葉水心集

梓材謹案陳同甫志何夫人杜氏墓云女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方學者

郭先生溥

郭溥字伯廣良臣猶子亦創南湖書院

參隆慶東陽志

大愚家學

劉胡四傳

呂先生喬年

呂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端憲壻也亦賢者能守家學

補

梓材謹案先生絜齋稱其克肖厥父議論勁正不阿

進士呂先生康年

呂康年成公猶子諸講學子孫惟呂氏未墜先生甲戌廷對眞文忠公欲置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多觸時政固爭不

從遂自甲置乙文忠太息爲之開雕補

梓材謹案嘉定七年甲戌距成公之卒淳熙八年辛丑已三十四年則先生蓋受學大愚者

寺丞呂先生延年

呂延年字伯愚成公之子縉雲羊哲師之參括蒼彙紀

梓材謹案王氏崇炳撰成公本傳言成公一子曰延年成公之卒也甫三歲官至寺丞先生不及受學于成公蓋亦得之大愚也

大愚門人

舒先生衍別見絜齋學案

張先生渭別見慈湖學案

寺丞門人劉朔五傳

羊先生哲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學續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艮齋學案表

薛季宣——從子叔似——郭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徽言子

袁氏門人

二程武夷再傳

陳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安定濂溪三傳

徐元德

泰山四傳

王柟

沈有開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樓鑰別見鄮峯諸儒學案

象先合齋學侶

鄭伯熊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鄭伯英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夙

劉朔 並見艾軒學案
並艮齋講友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並艮齋學侶

張淏
艮齋同調

敖繼公
忠甫續傳

倪淵
楊維楨
鄭眞 別見深寧學案
趙孟頫 別見雙峯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艮齋學案

祖望謹案仇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艮齋之父學于武夷而艮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迸艮齋學案梓材案梨洲原本合下止齋爲仇嘉學案之二自謝山始別是卷爲艮齋學案下卷爲止齋學案

袁氏門人　程胡再傳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父徽言梓材案先生父爲胡文定高弟詳見武夷學案先生年十七辟爲荆南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道潔慨問道潔以義理之辨道潔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道潔之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先生得其所傳無不可措之用也召爲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未上卒年四十雲濠案謝山學案御記先生著有書古文訓義詩性情說春秋經解指要大學說論語小學約說伊洛禮書補亡伊洛遺禮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武昌土俗編校讎陰符山海經風后握奇經

百家謹案汝陰袁道潔慨問學于二程又傳易于薛翁已侍薛于宣器之遂以其學授焉季宣既得道潔之傳加以考訂千載凡夫禮樂兵農莫不該通委曲眞可施之實用又得陳傅良繼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時燦然學問之區也然爲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之爲功利之學

艮齋浪語集

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宛若可識卒之何者爲體何者爲用即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內昧者離器于道以爲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天之知淑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且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曰且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
殆未可以言言之也以同甫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
能自得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尚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
之于事者無非小知謏聞之累未可認以爲實第于事物之上
習于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
無偏大學不得其正眞萬病之鍼石獨無意于斯乎答陳同甫書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浪語集六條其第一條與朱晦翁書移入安定學案

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
淪入虛無下者凝滯于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王大經遂皆
指爲無用滔滔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
法守渾爲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悅誠服得之觀感

而化乃可爲耳此事甚大既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
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于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
彼天之道何與于人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子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
求之之意學者于此從事思過半矣顏氏之子其過與怒寧與
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法守之事此吾
聖人所以異于二本者空無之學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
知所謂不二者爾未明道揆通于法守之務要終爲無用灑埽
應對進退雖爲威儀之一古人以爲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
作居然有閒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策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

亦何用有如未辦澡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讀書百徧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大小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于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粲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 與沈應先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王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于易備焉以爲通 疑動字 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體未嘗動也以爲定足以周之則作易之道變爲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諸變化可由而不可測者某

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宵行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不以某爲不肖惠然辱枉臨之語我以書縱言而及于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也曰當仁明而通變舍是則爲姑息爲苛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黃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以堪之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切有必酬之誼故某謹布其腹心今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億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易之通變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爲通大傳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贊矣 復張人傑學論書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易禮詩書然則易禮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卽規矩繩墨以爲方員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于是乎在由易禮詩書以趣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微備于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倕之指其能制器乎　論語直解序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若霄壤之卑高孟氏于孔氏之門爲有功其氣豪而辭辯無聲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能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眞僞從而爲取舍焉不隨波于末流眞好學者也

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辨之　直解序附言○補

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于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　序反古詩說○補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蓋有攸觀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爲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非唯不知聖人直不達不言而化之義烏足與校是非理道哉或者又以爲當伏羲之時河嘗出龍馬負圖自神農至于周公洛水皆出龜書此則似是而非無所考徵就龍龜之說成無驗之文自漢儒啓之後世宗之徵引

釋經如出一口而聖人之道隱巫史之說行後世暗君庸夫亂臣賊子據之假符命惑匪彝爲天下患害者比比而是聖人憂深慮遠肯爲此妖僞殘賊哉蓋亦有其說也傳註求其事而弗得于是託渙漫以駕其游誣雖知惑世害人不暇恤也且聖人之作易仲尼固嘗已于大傳詳之大傳無文其可鑿以胸臆就如其說垂象爲象降自天乎走嘗竊痛之爲反覆以思之者更歲推之久究之至而後乃得之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圖書之說從可知矣夫易之有卦所以縣法也畫卦之法原于象數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乾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究其始

終之數則九實尸之故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皆九曲豈取數于是乎春秋命歷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識緯之說雖無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棄也信斯言也則河圖洛書乃山海經之類在夏爲禹貢周爲職方氏所掌今諸路閏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理志之比也按山海經所言皆地之物產鳥獸蟲魚草木之屬其古史職方之意與仲尼所言幾不外是其曰河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之名也走不能遠引請以官儀爲徵凡古今官書之所爲名稱者必以某官司某郡國自是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他國之事漢官府上尚書其傳于人書于史亦第稱某所行某事言某事上某事而于其職事皆略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師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

自爾也然則圖書爲川師上何獨至古而惑之哉或曰是則然矣圖與書奚辨曰圖書者詳略之云也河源遠中國不得而包之可得而聞者其形之曲直源委之趨向也洛源在九州之內經從之地與其所麗名物人得而詳之史闕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寫于圖理當然耳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與大訓並列時九鼎亦寶于周室皆務以辨物象而施地政所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于周末病禮樂之廢壞職方之職不舉所謂發歎鳳圖者非有他也龜龍之說果何稽乎第觀垂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 河圖洛書辯

宗羲案孔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矓精神自附道

學者于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爲何等也夫豈不自然而馴致其道以計較億度之私蔽其大中至正之則進利害而退是非與刑名之學殊途而同歸矣此在心術輕重不過一銖茫乎其難辨也

附錄

張南軒與呂伯恭書曰士龍正欲詳聞其爲人事功固有所當爲若曰喜事功則喜字上煞有病

又答先生書曰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未正今日士子耳剽口誦用資進取轉趨于薄此極害事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薛士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

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卻甚知難雖尚多當講晝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于爲善于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叩之云初無是言也又曰士龍坦平堅淳所學確實有用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止此

又與陳同甫書曰士龍所學固不止于所著書但終尚有合商量處

艮齋講友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判官鄭歸愚先生伯英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著作劉先生夙

正字劉先生朔並見艾軒學案

艮齋學侶

文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艮齋同調

監嶽張忠甫先生淏

張淏字忠甫永嘉人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嶽先生以爲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閒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

齋所述如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先生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考度數之末文者哉仍樂大典中有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劉記作釋說一卷）則先生所校定也（補）

謝山仍嘉張氏古禮序曰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爲功臣之首又曰仍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爲忠甫立傳故其本末闕然獨見于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名固乾淳間一大儒也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仍嘉遊太學解褐國子錄對論稱旨遷太常博士未幾孝宗自除先生左補闕論劾首相王淮去位光宗受禪抗疏金人使名未正不宜遽納其使上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爲江東運判俄以諫臣論罷主管沖佑觀累除祕書監權戶部侍郎提舉太史局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起知贛州移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國用司參議官奏蠲兩浙身丁錢歷除兵部尚書宣撫使時韓侂胄開邊先生亦以功業自期而委任失當以言者論奪職罷祠侂胄誅再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恭翼改謚

文節先生雅慕朱子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稾二十卷（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薛文節公集蓋本孔樂大典梓材謹案先生爲艮齋兄子浪語集有與象先姪書）

附錄

水心祭薛象先曰彼建安之裁量外孔嘉而弗同幸于公而無疑亦莫知其所從

艮齋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教授徐先生元德

徐元德字居厚瑞安人也艮齋弟子淳熙進士爲福建軍學教授身先矩矱爲多士倡已而添差通判徽州誠齋楊文節公狀其治行以薦曰具官東浙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鯁挺特立不阿徽州倅乃員外置凡州郡迎輅之數廚傳之儀皆無故實出于創爲縣最者如挈攜囊衣則有僕僕之弊如下檐宴集則有折俎之弊率爲緡錢者數百元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舉而付之郡庠以爲養士之費于是民皆知其廉潔江東一路徽最多訟使者皆以委元德審決元德一一繙閱文案至忘寢食吏牘山積迎刃而解于是民皆稱其明斷欲望聖慈特賜陞擢晉知通州先生精于考索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前半乃止齋後半皆先生之筆也（補）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徐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

又曰居厚病知己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然後養生處世方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

祕監王合齋先生柟

王柟字木叔號合齋故順州人石晉以其地入契丹徙永嘉乾道丙戌進士爲婺州推官孝宗嘗疑諸州上供有滲漏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先生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已重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新守周權以書奏之孝宗愕然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能決寃獄知績溪縣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場六浚舊陂百頃歲無憂旱監進奏院太常寺簿以僞學罷知江陰軍蔡滉者江海之交也淤閼先生開渠港五百餘里漕運以通民事妖神巫故爲陰厲複屋詭其像設先生鞭巫撤祠壞像而民以安召爲大理丞禮部員外郎初周益公在政府招先生既見清談之外絕無所言至是蘇師旦欲見之許以遷先生曰吾義不交匪人寧止于此鄧友龍議北伐援以爲助曰前日有發策者驟用矣先生力言無草草國與身且俱不利友龍曰何怯也竟取宣撫去出先生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兼知池州先生言池州城甚惡何以待敵請城之不報乃募得緡錢八萬請自城之又不許乃補其穿穴深其濠抽兵嚴備池人得少安召爲吏部郎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侍左郎韓侂胄死緣坐者多先生言無使滋蔓執政善之不能用錢相象祖雅慕先生欲進用之忌者因罷先生以撼錢先生奉祠而錢亦不安其位矣起知贛州諭其著

老曰元祐黨籍贛人一十有四何多君子也汝曹勉之課桑麻
清鹽禁提刑者惡之復毀先生予祠贛人雪涕留之不得賦詩
而別先生少與孔嘉諸公同學及仕于台寮屬如九遂初樓攻
媿以及彭子復后應之輩皆相砥礪崖峭孤特不輕徇物九工
于文所著有王祕監詩文集共二十卷補○雲濠案謝山學案劉記王合齋集十六卷

詩四卷

梓材謹案劉記又一條云王柟字和叔孔嘉人嘗以經世之學授樓攻媿攻媿跋汪季路所藏邵康節觀物篇云余始在孔嘉得先天方圓二圖于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于王木叔柟是和叔即木叔也又案謝山補傳謂先生少與孔嘉諸公同學學案原表亦列先生于艮齋之門當是也

直閣沈先生有開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薛王學侶程胡四傳

主簿郭先生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別見邛劉諸儒學案

忠甫續傳

教授敖先生繼公

敖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樓坐臥其中冬不
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于弟
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嘗以魯高堂生傳
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
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註亦未流傳于世鄭康成舊註儀禮疵
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猶未

足附以己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七卷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雲濠案高彥敬一作高顯卿）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從黃氏補本錄入）

儀禮集說自序

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書也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爲此事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然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唯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于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于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爲正天下之具也與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頒之于國以教其人此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于放縱

而憚于檢束于是惡典籍之不便于己而皆去之則其鄉之受于王朝者不復藏于有司矣鄉之藏于有司者或私傳于民閒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其本但如是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其于大夫則但見祭禮而昏喪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其如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知之也況其閒又有不盡然者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不止于十七亦可見矣記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卽十七篇之類也其數乃至于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侯國之禮而言之與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之世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行之蓋以禮有所闕卽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去古旣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十一可勝歎哉繼公半生遊學晚讀此書沈潛旣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則心目之閒如親見古人而與之揖讓周旋于其際此書舊有鄭康成註然其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也今輒刪其不合于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焉因名曰儀禮集說其于初學之

士未必無小補云

梓材謹案敖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茲以其爲儀禮之學繫之忠甫續傳以明宋元兩朝禮學之不絕有自云

敖氏門人

主簿倪文靜先生淵

倪淵字仲深烏程人生而卓異精敏絕人既長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于三禮而尤善易先生從之遊于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用薦署本郡儒學錄調杭州學正教授湖州教授累考入流授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放免去先生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先生分畫編次以爲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歲適大祲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先生爭之不得卽解印求去郡遣吏謝且以檢視之事悉諉之先生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以年垂七十致仕少嘗從星官厤翁治其術運算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于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參黃文獻集

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別見雙峰學案

倪氏門人敖氏再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

楊維楨字廉夫諸暨人雲濠案貝清江所作傳云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泰定丁卯進士授天台尹罷去張士誠據浙西屢使求致不能屈明太祖登位

敦迫至京作老客婦謠以見意笑而遣之還淞江卒先生初遊甬東得黃氏日鈔歸學業日進居鐵崖山下自號鐵崖先生好吹鐵笛亦號鐵笛子與人交無疑貳尤喜接引後生識不識稱爲長者惜不得大用然亦以是得肆力于文章崖鵝野刻布列東南宋景濂有言曰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閒曰鐵崖先生聲光殷殷摩戛霄漢撫其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靄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于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神出鬼沒其文中之雄乎所著諸集通數百卷參兩浙名賢錄

梓材謹案先生爲倪處士墓志云維楨爲文靜先生門生也又云某父事先生則先生嘗及倪氏之門

楊氏門人敖氏三傳

教授鄭先生眞別見深寧學案

止齋學案表

陳傅良——從弟說
艮齋鄭氏芮
氏門人
袁氏徐氏再
傳
二程武夷三
傳
安定濂溪四
傳
泰山五傳

蔡幼學——子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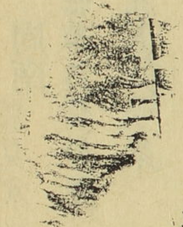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元白 別見廣平學案

呂聲之
呂沖之
章用中
陳端己
林頤叔
曹叔遠

林淵叔
沈昌
洪霖
朱黼
胡時
高松
倪千里——虞復
徐雲
黃章
袁申儒
林子燕

陳武
芮氏門人
陳謙



吳漢英
吳琚
沈體仁
胡大時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沈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希鎧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木天駿 別見南軒學案
止齋續傳

黃度 子章 見上止齋門人
周南 別見水心學案
徐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薛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鄭鑑
並止齋學侶
唐仲友 別爲說齋學案
錢文子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戴溪 胡大時
並止齋同調 周端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之源 別見清江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黃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止齋學案

祖望謹案元嘉諸子皆在艮齋師友之間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艮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梓材案序錄原底有云止齋實從艮齋分派而非弟子是謝山不以標目薛氏門人爲然然考艮齋浪語集末卷所載行狀云乾道九年門人迪功郎新泰忻州教授陳傅良狀則先生故薛氏門人又案蔡行之爲先生行狀云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于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修弟子之禮是先生亦鄭氏門人也

鄭薛門人　袁徐再傳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少有重名授徒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艮齋過之啓以其端已而束書屏居艮齋又過之問治何業先生陳其所得艮齋曰吾懼子之累于得也于是往依艮齋而卒學焉茅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于其中蓋從遊者凡七八年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焉山之外紹興以後言理性之學者宗孔嘉艮齋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眞可施之實用先生既得之而又解剝于周官左史變通當世之治具條畫本末粲如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授泰州教授未上召爲太學錄出判福州罷主管崇道觀起知桂陽軍歷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轉運判官兩浙提點刑獄入奏事留爲吏部員外郎擢祕書少監兼嘉王府贊讀除起居舍人起居郎光宗不過重華挂冠而出寧宗即位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罷而奉祠嘉泰三年授寶謨閣待制卒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學者稱止齋先生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所著有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毛詩解詁二十卷建隆編一卷讀書譜一卷西漢史鈔十七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

謝山奉臨川帖子曰陳止齋入太學所得于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于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爲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爲議論人自爲一說家自爲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士橫議者雖多于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爲師則以墨翟爲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口口道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爲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于太陽江漢之于海鳥獸之于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爲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

爲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爲之差而獨隆于父記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爲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如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羣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疏之分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饜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爲國君之肥馬在廐而民飢莩在野是爲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于萬世者非儒者能強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

楊墨者自信其私說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
道不著如此則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供養
幼者相撫字敵己者相往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
義無父則不仁矣此心苟亡則私欲橫流弱者之肉強者之食
爾故曰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
者不得作此孟子以衛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辯也懼斯
道之不明而人心淪胥至于□□□□□□□□□□□□
□□□□□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
食諸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之所大懼也作于其心
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言淫辭邪說之初亦甚微也
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傳授以爲可行而深信之焉耳夫苟有
是說也在于人心則不見之于行事斯已矣苟見之于行事則
必害及于其事不施之于有政斯已矣苟施之于有政則必害
及于其政孟子逆知二氏之學一日得志于天下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者孟子篤于自信之辭也臣聞
之曰天下未嘗一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教明而禁立雖有邪
說而不得行耳反道敗德侮慢自賢有苗氏之邪說也而虞舜
遷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氏之邪說也而夏啓征之謂祭
無益謂暴無傷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商紂之邪說也而周
武滅之然則道術分裂開爲異端自唐虞三代有焉而卒不足
以干大中至正之統者聖王在上故也今夫楊墨非有王公貴
人之勢也非有釁賞以誘率人嚴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

其術于戰國之際也而天下翕然從之不歸楊則歸墨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末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于孔子而敢爲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過也兼幷也言幷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言南艾荆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爲已任當堯之時洪水爲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爲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爲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爲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皆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于正者也則以生人爲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于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

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于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係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係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爲人臣爲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爲己任況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爲患大矣播遷我祖宗邱墟我陵廟籍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于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于議和孝宗憂勤十閒經營富彊將以雪恥而屈于孝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豈得一日而忘此邪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爲已任而不敢以位爲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爲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爲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閒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兼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于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

止齋文集

王道至于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于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鎭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尙論三代要當折衷于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于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剿刖人君臣相勑甚敬甚懼服念誥敎至于旬時至于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戕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如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卽訩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卽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天命焉耳卽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尙多見于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于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眞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與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蓋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鎭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于異姓取士及于特奏養兵及于剩員甚者汙吏有敍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于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于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

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于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于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進周禮說序

謂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周禮說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于世鄭經生志以爲之傳焉耳于其說不合卽出己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劉歆以其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興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禮然往往抵牾至本朝熙寧閒荆公王安石又本之爲青苗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爲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誼竟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廢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棊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晝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卽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

故謂之開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于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于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尙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爲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勳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亦幾于理矣　夏休井田譜序

盧鎬跋止齋集曰余年二十四五時從謝山仝太史處借讀止齋集最愛其歌詩醇古經腴充滿而亡友范子冬齋亦酷嗜之手鈔口誦舉筆輒奉爲圭臬太史沒後此書不得復見踰三十年亦未暇尋訪既官于甌思購之瑞邑而書板適于癸巳初冬遭燬因不復可得乃以止齋春秋後傳從孝廉余君元森易得此冊乙未十月望前寓于郡城風雨瀟瀟時一展卷如隔夢寐舊學荒蕪愧無以慰我故人也

梓材謹案謝山修補止齋門人諸傳皆據止齋本集知其有關學要者必多采錄近歲甲午陳少宗伯頤士師與富海颺中丞重栞止齋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附錄一卷梓材及馮君雲濠開館校讎旋檢月船生盧氏跋語知前人多倦倦于是集有如此

附錄

寧皇以舊學思止齋嘗謂韓侂胄曰陳傅良今何在卻是好人對曰臺諫論其心術不正上遂不復召寧宗之立止齋豫有贊策功

寧宗每見左右有請輒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蓋止齋教也　補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君舉近

來議論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又答潘叔度書曰陳君舉最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正未易量

陳龍川與先生書曰亮與元晦所論本非爲三代漢唐設且欲見此道在天地閒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卽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地步平正嗟乎冤哉吾兄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如此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腳

葉水心題張君所注佛書曰蜀人范東叔在學省每晨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鄰省問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卒所課耳予問東叔要義何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瞻東方已有晴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予聞而太息夫其所知止于此乎

止齋學侶

知州陳先生武

陳武字蕃叟瑞安人止齋先生族弟也于書無所不讀尤長于春秋芮祭酒雅重之成淳熙進士累官至國子正入慶元黨籍學禁解起爲祕書丞累遷國子司業進祕書監乞外制辭有曰爾早以經學藹然時名退之方誨于諸生下惠遽甘于三黜逮改紱而更張旋拔茅而彙進方諧士論乃控忱辭其後以右文

殿修撰知泉州先生與止齋同學而名齊之其論文不喜南豐

補

祖望謹案朱子文集語類有講學語

副使陳易庵先生謙

陳謙字益之止齋之從弟也乾道壬辰進士歷官寶謨閣待制江西湖北副宣撫使著毛詩解詁周禮說補○雲濠案謝山劄說續毛詩解續春秋後傳續左氏章指易庵集元寧編雁山詩記先生著有續周禮後傳續左氏雁山詩記

謝山跋宋史陳謙傳曰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諸君子雖少挺而又以言恢復事遭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況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時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爲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佛肹當爲一出況平原託王命以行之者乎若水心之固辭草詔其胸中早秩然矣乎原既死羣小借此口實以逐去諸君子黑白混淆宋之所以終于不競也陳益之淸熙遺老晚以遏才復用再起再蹶其料皇甫斌安襄城係漢陽水心所謂有三大功不特無銖寸之賞而反以爲罪者宋史詆其呼伬胄爲我王以予考之說部則莆田陳讜之事也讜與謙字相近遂妄加之會謂以益之風節而出此乎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子固登隆興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疏請屯田復府衞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衞十六篇上之遷監察御史時

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先生上書切諫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上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先生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寧宗立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韓侂胄驟竊政柄先生具疏論其姦狀侂胄假御筆除先生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先生言諫臣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固辭乃詔以沖佑祿歸養俄知婺州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先生爲沖佑觀者六然侂胄素嚴憚先生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召除太常少卿累遷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羅輸送之擾活饑民無算遷寶謨閣直學士先生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旋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謚宣獻先生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雲濠案葉水心作先生墓誌稱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著史通抑僭窺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于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于世塔周南仲爲池州教授會先生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先生幷罷之先生與南仲俱入僞學黨（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書說七卷直齋書錄解題謂其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又案梨洲原表列先生于艮齋之門而編考載籍殊無明文以與止齋一見如故列爲止齋學侶可也其謚宣獻見呂氏光洵所作書說序而宋史遺之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太學鄭先生鑑

鄭鑑字自明長樂人爲太學諸生數與止齋遊試進士不第以釋褐仕于朝以喜事嫉耶取名于世而死止齋哀之曰自明若不愛其死者然其事母孝不敢違晚得師友務爲靖恭閒雖不苟坐立雖一飲食亦必揣度無害乃下口自明可謂重其死矣

參止齋文集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鄭自明直言亦不易朝廷容受固可喜但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在言者亦更須審顧也

止齋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 別爲說齋學案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文端戴岷隱先生溪

戴溪字肖望雲濠案案沈光作先生春秋講義序稱先生字少望 孔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先生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先生講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語孟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

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謚文端（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劉記先生著有易經總說二卷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詩說續讀詩記各三卷春秋說三卷通鑑筆議三卷石鼓論語孟子答問各三卷岷隱文集復讎對清源志）

止齋家學

陳先生說

陳說字習之訒嘉人從學于止齋其兄謙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聞人先生因得從之問學

梓材謹案先生爲易庵弟則亦止齋從弟也

止齋門人（袁徐三傳）

文懿蔡先生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未冠從止齋遊朝夕侍側者十年止齋勉以前輩學業中乾道八年進士第授廣德教授歷敕令所刪定官武學博士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郎出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奉祠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改兼侍讀出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復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卒陳同甫亮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杯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客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數辭而行之橫啓縱闔援古證今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嘗續司馬溫公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百餘篇（修）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國史編年政要四十卷國朝實錄舉要十二卷宰輔拜罷錄一卷續百官公卿表二十卷質疑十卷育德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年歷大事記文懿公集西垣集春秋解訓宋通志五百卷謝山學案劄記誤屬其子範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閣下于徐忠文公而下牽連書蔡文懿公幼學呂太府祖儉項龍圖安世戴文端公溪皆爲陸子弟子則愚不能無疑焉浙學于南宋爲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守其兄之學爲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爲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爲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曾見陸子有問答見年譜然行之爲鄭監嶽壻少卽從監嶽之兄敷文講學而止齋乃敷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觀行之所著書大率在古人經制治術講求終其身固未嘗名他師也省望亦爲其鄉里之學項平甫來往于朱陸之閒然未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儻以陸子集中嘗有切磋鏃厲之語遂謂楊袁之徒侶焉則譜系紊而宗傳混適所以爲陸學之累也

文肅曹先生叔遠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少學于止齋年十九以春秋魁鄉薦登紹熙第久之薦爲國子錄忤韓侂胄罷通判涪州歷四川節麾守遂寧營卒之亂過境不敢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爲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

謚文蕭所著有周官講義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又著禮嘉
推官呂先生聲之年譜地譜名譜人譜二十四卷
簽判呂先生沖之合傳
呂聲之字大亨新昌人以能詩名師陳止齋而友蔡行之同升
太學壁記題名先生在止齋之下行之之上是年止齋行之皆
登進士而先生不第或戲之曰所謂厄于陳蔡之閒者也嘉定
閒累官昭信節度推官有沃洲雜詠從弟沖之亦師止齋簽判
南康軍講道白鹿書院有壁經宗旨修
章先生用中
章用中字端叟平陽人先生從止齋最久又因止齋之金華依
呂東萊之雲州依薛艮齋由是顯名

陳先生端己
陳端己字子益平陽人從止齋學
主簿林先生頤叔
林頤叔字正仲瑞安人與弟淵叔俱受業止齋先生寬整有局
量登乾道第任羅源簿民俗火葬先生導以家witness惡俗始革有
大辟坐刃殺者裨其屍爲瘡且溺死也釋之遷建康戶部酒庫
監丁父憂哀毀成疾臨歿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興起
因振手而逝修
司戶林先生淵叔
林淵叔字懿仲瑞安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終于揚州司戶
先生從陳止齋學于城南書社其後止齋所至先生亦僦舍

不去孔嘉崇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先生復修故事後一輩趨和之而後知有師弟子之禮

沈先生昌

沈昌字叔阜瑞安人與蔡行之同門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先生早夭

洪先生霖

洪霖天台人事止齋甚謹

隱君朱先生繡 補

朱繡字文昭平陽人也學于止齋不事舉業嘗著紀年備遺一百卷統論一卷始堯舜迄五代若呂武莽丕等皆削其紀年水心爲之序且曰此書一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人始知其能傳

陳氏學也躬耕南蕩山以老 修

朱文昭語

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爲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爲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補

教授胡先生時

胡時字伯正樂清人也乾道進士風姿粹美初得第權貴欲妻以女且示以匱具之盛辭曰老姑家貧會許以女嫁我不可負約時人義之師事止齋官袁州教授 補

教授高先生松

高松字國楹福寧人少遊止齋之門不專事科舉之學黎明而起夜丙而止讀書益多聞見益廣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合于俗同學多先達而先生晚始得成進士又淳丁艱益肆力于學尋授台州教授啓迪有方一時州縉紳皆出其門故例撰講章據案抗聲讀名曰讀書笑曰是何所發明邪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歡服學校大舉而病卒矣葉水心銘其墓修

雲濠謹案萬季野輯儒林宗派朱子門人高松字子合龍溪人是同時有兩高松也故謝山于是傳初註又從朱文公學六字而旋抹之

梓材謹案止齋集有送長溪高國楹從學朱元晦詩云洛學今無恙東南屬此翁從遊雖已晚趣向竟誰同一第收良易遺經語未終歸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據此則謝山初注又從朱文公學是也

侍講倪先生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也學于止齋傳其春秋之學淳熙進士戶外之屨恆滿累官監察御史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閾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論事忤大臣除起居舍人至侍講卒贈右文殿修撰補

梓材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七歲能熟誦九經諸子又稱其受學于呂祖謙則先生亦東萊門人也金華府志載其入上庠月書魁列學者宗之

知州徐先生筠

徐筠字孟堅淸江人進士知金州周禮徵言十卷記其所聞于止齋者嘗迻止齋之言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註誤有三以漢儒之書釋周禮以司馬法之兵制釋田

制以漢官制之襲秦者比周官 補

幹官黃先生章

黃章字觀復新昌人禮部尚書度中子也學于止齋嘗爲幹官檢身以正與人以恕講學以達于道德性命應事以通于變故倉猝其卒也師友皆痛惜之水心爲銘其墓 補

袁先生申儒

袁申儒者建陽人也學于止齋爲其詩傳序 補

社令林先生子燕

林子燕字申甫樂清人也止齋之壻慶元進士官太社令有孝行 補

兵部吳先生漢英

吳漢英字長卿江陰人也乾道進士累仕至湖南運幕陳文節公止齋將漕時率諸生與寮屬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叩先生所學以毋自欺對止齋歎曰吾得友矣而先生亦自是從止齋日親光宗卽位有旨減湖南月樁之太重者止齋盡以委先生斟酌行之喜曰君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遂薦于朝謂奮自儒科期爲有用之學見于吏事本之不欺之心知繁昌縣通判滁州皆有聲詔與六院差遣安豐奏淮北流民四十萬且叩淮政府以問先生疑其爲妄已而果然除監都進奏院給事中鄧友龍以邊議爲南淮宣諭使問曰何以助我先生不答退而以書止之友龍不悅竟潰而歸除大理丞韓侂胄之死也堂吏三人下獄先是朝臣多結此三人者獄起洶洶先生懼爲

薦紳禍得其所與往來書盡焚但竄籍三人而已嘉定元年除大宗正丞條上三事曰順祖宗之法曰清中書之務曰減四川之賦除太常丞中貴人營園亭于郊郎前先生欲劾之中貴人遽撤去之遷權兵部郎面陳三事一論沿邊形勢二論銅錫漏泄三論宗室有罪久閉非宜上皆嘉納施行丞相錢象祖方倚先生爲助史彌遠忌之因其乞外罷官予祠先生平居無媟語無慢容縑素之衣十年不易皆其毋自欺之學所得也而于國朝典故考訂尤詳是則止齋之瓣香歟所著有歸休集十九卷

補

節度吳雲壑先生琚

吳琚字居父一字雲壑憲聖太后猶子也止齋在太學執弟子禮惜名畏義不以戚畹自驕范石湖陸放翁輩引爲師友項平甫輩則其客也尤工翰墨孝宗萬幾之餘即命中使召之論詩作字呼之爲哥光宗呼之爲舅滿朝之爭過宮也先生密奏孝宗謀所以安光宗者因擬進諭旨曰予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閒比以過宮稍希臣寮勸請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宮聲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爲盡禮今天氣尚暑過宮常禮宜免如欲相見予當自招皇帝矣會孝宗崩不果趙忠定公之定策也先謀于先生先生密奏憲聖曰某官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于是大計遂定忠定欲先生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先生欲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否則提舉

中祕書忠定難之乃以韓侂胄任之侂胄佯爲曲謹雖一秩必
以請忠定墮其計遂爲所陷垂歿謂其從子崇龜曰悔不用居
父以至今日先生與侂胄爲密姻黨事既起先生畏遠權勢委
曲遜之然密爲諸君子地言于憲聖以不宜進究往事外人多
不知也侂胄忌之謂其弟曰二哥祗喜引許多秀才上門何也
然以憲聖故不敢有加于先生一日招同賞花極歡閒問先生
曰肯爲成都之行否先生對曰更萬里亦不辭侂胄笑曰恐太
母不肯放兄遠去耳然終不欲其在朝歷帥荆襄鄂三路終于
開府儀同三司鎮安軍節度使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
行營留守吳曦之復帥蜀惟先生言其必反後果驗太常議謚
謂其功有人所不盡知者朝廷後卹忠定先生子鋼亦以密奏
進其始末史彌遠以吳韓本密姻疑之不錄時人以爲屈補

沈先生體仁

沈體仁字仲一瑞安人石經先生彬老之後也雲濠案慈湖集深明閣記以彬老爲先生族曾王父彬老自沐都撝石經春秋以歸戒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學官廢春秋輟其業先生築深明閣以奉之志意閎雅鄙遠聲利師事止齋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其取友適館授粲死而不貲歲或饑即發施或有所建置及荒賑而不以爲德役成而不以爲功或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誚首議者雅愛水心之文手鈔自甲至癸將卒戒其子曰必得其文以銘吾墓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

直閣沈先生有開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少保趙先生希鉘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黃氏家學

幹官黃先生章 見上止齋門人

黃氏門人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別見水心學案

戴氏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周敏齋先生夢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郡守宋先生之源 別見清江學案

蔡氏家學 袁徐四傳

侍郎蔡先生範

蔡範字遵甫文懿第四子編宋通志五百卷守衢化行山峒終吏部侍郎 參溫州書志

蔡氏門人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倪氏門人

知州虞遠齋先生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也學于倪起萬以進士爲楊村酒官上四十八規理宗大喜累官大宗正丞知信州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先生以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忤旨除都官郎御史金淵因承望劾之奉祠已而知興化軍不赴鄭清之再

相亦惡之退居東巖十有五年董文清公槐相力薦于朝改尚書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懥爲節目援漢文帝止造露臺以爲戒上嘉納之知瑞州以疾辭著有成己集告蒙集告忠集遠齋集共八十卷補

止齋續傳

宗正木先生天駿別見南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三終